

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编

蒙古帝国视野下的 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

邱軼皓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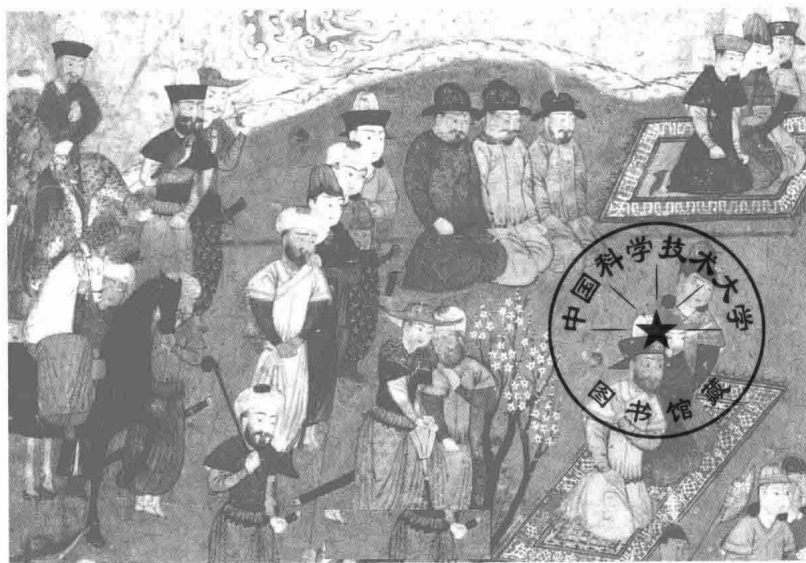


蒙古帝国视野下的 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

邱軼皓 著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and
Trans-urasian Culture Excha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ngol World Empire

Qiu Yihao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 / 邱轶皓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5

(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

ISBN 978-7-5325-9162-6

I. ①蒙… II. ①邱…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元代
IV. ①K24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51037 号

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
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

邱轶皓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1.75 插页 2 字数 457,000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9162-6

K·2619 定价: 9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课题研究得到以下项目支持：

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人文学科整体推进重大项目
“中古中国的知识、信仰与制度的整合研究”

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余 欣

编 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 邓 菲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冯培红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
姜 鹏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马孟龙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仇鹿鸣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任小波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孙英刚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
唐 雯 (复旦大学中文系)
温海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徐 冲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游自勇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余 蔚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余 欣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张金耀 (复旦大学中文系)
张小艳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朱 溢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朱玉麒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书系缘起

余欣

在学术出版过度繁荣的当下，各种“大典”、“巨制”俯拾皆是，“标志性成果”风起云涌，我们推出这套丛刊，究竟意义何在？我不断扪心自问。

我总想起，当初激励我投身“不古不今之学”的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幾的一段话。子玄撰成《史通》后，惧其不传于世，喟曰：“夫以《史通》方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数君是也。后来张、陆，则未之知耳。嗟乎！倘使平子不出，公纪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漉，泪尽而继之以血也。”是知古人不轻言著述，凡有所作，必殚精竭虑，巧构精思，冀藏之名山，垂为后世之轨则。非我辈后生，斐然狂狷，读书未遍，率尔操觚可比。

我又记起，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学之时，高田时雄教授跟我讲过一则轶事：第一任所长狩野直喜先生认为，初学者理当埋头读书，而不应急于发表成果。因此，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新进研究者三年内不许写论文。我深深地为这个故事所蕴含的学问之真精神所感动。在量化原则下，今之学者沦为计件民工，每日为炮制“速朽之作”，完成指标而苦斗。若有人天真地提起“千秋事业”之说，恐怕会沦为同行笑柄。然而，我们真的要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吗？我常常寻思，一个真正的学者，起点和终极到底在何方？也许有人会讲，既是“无涯之旅”，则无所谓起止。那么，立场呢？学者治学的基本立场在哪里？古人曰“文章千古事”，今人云“在学术上应该发扬比慢的精神”，我们是否仍可作为信念而坚守？在“美丽人生”与“追求学术之彻底性”之间，我

们应该如何抉择？

这些纠结，想必也是我的这些志同道合的学侣们的忧思。于是我们向往建立一个乌托邦，期盼在这个“艰难时世”努力生存的同时，有一泓荒漠甘泉，可以给我们枯槁的心灵带来慰藉；有一方文明的沃土，可以让思想的苇草惬意地生长；有一片无垠的天地，可以让我们信马由缰。由此，有了“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的成立。

所谓的研究班，只是一个没有建制的民间同仁团体，却代表了我们的学术理想。两年前，一群研究中古时代历史、语言、文学与艺术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商讨在学术日益泡沫化的今天，我们如何安身立命，是否能为中国学术做点什么。随后研究班悄然成立，致力于在互相砥砺中提升自我学术境界，并探索共同研究模式在中国学术生态中生发的可能性。研究班是一个开放的学术共同体，而不是党同伐异的山头。核心成员来自复旦历史系、文史研究院、汉唐文献工作室、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中文系等五个单位，共十二位学者。此外，还有许多研究生、访问学者、校外和海外研究者，作为“观察员”和通讯成员加入。每两周组织一次workshop，主要安排为新作发表与讨论、史料会读、学术信息交流与评论，至今已连续举行36次。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氛围，让我们怡然自得，乐以忘忧。理解当今学术生态下“青椒”处境的贤达，想必不难体会，这样完全依赖学问自身魅力而运作的“非营利性社团”，坚持到今日，是多么的不易！

我们的活动，逐渐引起相关院系和学校的关注，对我们深表“同情的了解”，施予各种援手，鼓励我们将实验继续下去，并从“211三期”和“985三期”项目中拨给专项经费予以资助，希望能将我们的苦心孤诣，呈现在世人面前。因之，我受命策划这套丛书，作为见证梦想与现实张力之间的“试金石”。虽然不免有些俗套，我们仍想借此对所有给予包容和支持的人们，尤其是章清教授、金光耀教授、邹振环教授、杨志刚教授、葛兆光教授和陈尚君教授，表达由衷感激之情。

书系以“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为名，收录研究班主要成员的作品，表明了我们共同研究旨趣之所在。第一辑付梓的，除了我自己的那

本不过是往日杂稿的拼盘,其余大都是博士论文经数年打磨而写定的心力交“萃”之佳作。第二辑将要刊行的,则是研究班成立后历次往复匡谬正俗之结晶。尽管立意和方法不尽相同,但都代表了新一代学人对“基础性命题”的求索与回应。古人有云:“登山始见天高,临壑方觉地厚。不闻先圣之道,无以知学者之大。”况乃天道幽邃,安可斐然。同道乐学,博采经纬(研究班集体会读之《天地瑞祥志》,中多祲祥灾异、纬候星占之言),思接千载(诸君治学范围,上启秦汉,下探宋元,绵历千年),今略有所成,哀为一编。虽不敢“期以述者以自命”,然吾深信,绝不至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

在一次讲演中,我曾吟咏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烧毁的诺顿》(*Burnt Norton*,中译参汤永宽译本,略有改动),以表达对人类历史之深邃与荒诞的敬畏和感动。现在,我想再度征引这首诗,作为对我们研究班的祝福,也作为这篇缘起的“论曰”:

Time present and time past	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
Are both perhaps present in time future,	也许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
And time future contained in time past.	而未来的时间又包容于过去的 时间。
If all time is eternally present	假若全部时间永远存在
All time is unredeemable.	全部时间就再也都无法挽回。
What might have been is an abstraction	过去可能存在的是一种抽象
Remaining a perpetual possibility	只是在一个猜测的世界中
Only in a world of speculation.	保持着一种恒久的可能性。
What might have been and what has been	过去可能存在和已经存在的
Point to one end, which is always present.	都指向一个始终存在的终点。
Footfalls echo in the memory	足音在记忆中回响
Down the passage which we did not take	沿着那条我们未曾走过的甬道
Towards the door we never opened	飘向那重我们从未开启的门
Into the rose-garden. My words echo	进入玫瑰园。我的话就这样

Thus, in your mind,

But to what purpose

Disturbing the dust on a bowl of rose-leaves

I do not know,

Other echoes

Inhabit the garden. Shall we follow?

在你的心中回响。

但是为了什么

更在一钵玫瑰花瓣上搅起尘埃

我却不知道。

还有一些回声

栖身在花园里。我们要不要去

追寻？



2011年12月19日

目 录

书系缘起·····	1
导论·····	1
一、选题意义与方法·····	1
二、史料概说·····	8
三、篇章结构·····	15
第一章 “蒙古斯坦”的形成与草原领地的分封·····	19
一、导言·····	19
二、“蒙古斯坦”与成吉思汗的遗产·····	22
1. “蒙古斯坦”的本义·····	22
2. 关于“中央兀鲁思”的分封·····	34
3. 关于拖雷以幼子所得产·····	40
4. 窝阔台即位风波与哈刺和林的登场·····	49
第二章 草原政治中心的西移与哈刺和林之成立·····	62
一、窝阔台家族统治时期的新、旧政治中心·····	62
二、东、西蒙古的统合与政治重心之西移·····	69
三、作为“公共领地”的哈刺和林地区·····	82

四、小结：草原分封的基本原则 90

第三章 草原分封制度的延伸及调整

——以大蒙古国政治背景下的山西地区为中心 93

一、导言 93

二、窝阔台合罕时期的分封情势 97

1. 窝阔台时期的汉地、河中、东部波斯地区 97

2. 窝阔台家族的山西分地 101

三、贵由至蒙哥：蒙古帝国东西疆域的再分配 106

1. 贵由时期对蒙古帝国东西疆域的再分配 106

2. 蒙哥即位后对蒙古帝国东西境分地的再分配 110

四、拖雷家族之山西分地考述 113

1. 山西南部的拖雷家族分地 113

2. 忽必烈之泽州分地 115

3. 山西赵城·浮山·洪洞地区 119

4. 潞州分地 123

五、小结：大蒙古国时期的分封原则及特点 126

第四章 蒙古草原传统之移入及其转型

——基于对诸蒙古汗国制度比较的一个考察 131

一、导言 131

二、西方蒙古汗国的“二元”构造 135

1. 金帐汗国 135

2. 伊利汗国 142

三、元代政治的内在结构 161

1. 制度的溯源 161

2. 兀鲁思异密、四怯薛、丞相	166
3. “权相”与“相权”	172
四、小结	175

第五章 伊利汗国的成立

——异密·部族·集团(旭烈兀—阿合马时期)	177
一、前言	177
二、《五族谱·旭烈兀的异密名录》的分析	181
1. 旭烈兀异密名录	181
2. 《五族谱》的提要性质	187
3. 穆思妥菲《武功纪》中所见旭烈兀异密名录	189
4. 旭烈兀时期伊利汗国构造上的延续性	193
三、《五族谱·阿八哈汗异密名录》的分析	203
1. 阿八哈的异密名录	203
2. 《异密名录》和阿八哈汗时期主要史事	210
3. 穆思妥菲《武功纪》中所见旭烈兀异密名录	211
四、《五族谱·阿合马异密名录》的分析	217
1. 阿合马的异密名录	217
2. 《异密名录》和阿合马时期主要史事	221
五、怯薛——《五族谱》的制度切面	224

第六章 14 世纪初斡儿答兀鲁思的汗位继承危机

一、前言	229
二、斡儿答世系与兀鲁思汗位传承特征	230
三、斡儿答兀鲁思外交政策上的独立性	234
四、斡儿答兀鲁思汗位危机的再考订	242

五、结语 253

第七章 大德二年(1298)伊利汗国遣使元朝考

——法合鲁丁·阿合马·惕必的出使及其背景 255

一、前言 255

二、惕必家族的兴起 259

三、法合鲁丁出使行实再考 267

1. 法合鲁丁之东来 267

2. 法合鲁丁与杨枢的海上行程 273

3. 法合鲁丁在元朝境内的活动 277

4. “中卖宝货”的场合 284

5. 法合鲁丁的返程及其结局 291

四、结语 296

第八章 “骨咄”新考

——对内陆亚洲物质交流的一个考察 304

一、引言 304

二、东西方文献中关于“骨咄”的记载 306

三、骨咄作为贡礼在内亚外交活动中的涵义 321

四、结语： 328

第九章 鯨(Jūng)船考：

——13至15世纪西方文献中所见之“Jūng” 331

一、导言 331

二、关于Jūng(鯨)的词源 332

三、结论 340

第十章 《桃里寺文献集珍》(*Safina-yi Tabrīz*)所载世界地

图考	342
一、文献背景	342
二、《诸域图纪》：蒙古帝国的世界地图及其意义	343
三、海图西来：回回图子与蒙古时代	346
四、疆理混一：《诸域图志》所见地名考释	351
五、结语	360

第十一章 14 世纪马穆鲁克商人所述哈刺和林情报考

——兼论马可·波罗同时代的阿拉伯远洋商人	364
一、序说	364
二、基本史料的文献学研究	365
1. 译文	366
2. 注释	367
3. 小结	373
三、历史学的考察	374
1. 麦术丁和马可·波罗	374
2. 马穆鲁克与元朝的商业往来	376
四、结论	380

第十二章 《五族谱》研究导论

——研究史·文献特征·史料价值	382
一、《五族谱》的发现及其研究	382
二、《五族谱》的文献特征	387
三、在伊利汗国史学编纂传统中看《五族谱》的史料价值	396

四、《五族谱》在“后蒙古”(Post-Mongol)时期历史编纂中的
影响 404

第十三章 吾道：三教背景下的金代儒学 407

一、前言 407

二、金代思想的展开：宋室南迁后的北方精英层及其思想 409

三、两个“道学”：金代的三教论 415

四、吾道：儒学话语下的文化认同 423

五、“道统”之移入及其回应：以郝经为中心 438

六、余韵 444

参考书目 448

索引 489

导 论

一、选题意义与方法

在欧亚草原的腹地,总是保存着足以干扰并改变周边农耕地区历史进程的力量,它表现为一系列由游牧人群所建立的帝国。而从内陆欧亚历史的维度来看,13世纪初蒙古帝国的兴起,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正如拉施都丁在《史集》起首处所宣告的那样:“还有什么事比成吉思汗国家的建立更值得一提的呢?它被认为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①蒙古帝国既代表了长期以来游牧政治文化传统演进的最高成就,同时也宣告了内亚“古典”时期的终结^②。在游牧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源自“黄金家族”的政治合法性、突厥—蒙古式的社会组织,以及突厥化的伊斯兰僧侣阶层,直至近代一直是构筑内亚政权的基本要素。因此巴托尔德在其名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初稿结尾处,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蒙古帝国的组织如何影响中亚的历史发展,帝国的机构在帝国的诸继承国中有着哪些遗存?”^③如果把视角从巴托尔德本人所关注的中亚地区,移

① Rashīd al-Dīn, *Jāmi' al-tavārikh*, ed. by Muḥammad Rawṣān, Tehran: Nashr-i Alburz, 1994, v. 1, p. 32. 《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一卷,第1分册,第112页。汉译本此句作:“自从成吉思汗的国家开创以来,究竟有哪些最伟大的事件,可以据以创造一部确定的历史?”

② 这可以参看符拉基米尔佐夫(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在其《蒙古社会制度史》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成吉思汗国家的建立,意味着古代蒙古人从瓦解的氏族社会向新的社会形态的过渡。《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94页。

③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张锡彤、张广达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下册,第462页。

向蒙古国统治下更为广阔的疆域的话,我们会发现,蒙古人的征服活动和伴随着世界帝国建立而到来的“和平”(Pax Mongolica),对其周边的诸多定居文化(汉地、波斯及俄罗斯)至少也造成了同样巨大的影响。

就游牧社会的传统而言,蒙古人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早期为欧亚草原上各色游牧政权所确立的制度与观念。如十进制的军事组织,掌握在君主手中的私属卫队,以及如何通过战争与贸易手段的交替使用,与周边定居社会建立起固定的联系等。有鉴于此,符拉基米尔佐夫甚至认为:“成吉思汗不过是把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早已形成的东西加以巩固和组织而已”;“成吉思汗通常没有建立什么新的制度”^①。在政治观念和政治术语方面,突厥人是蒙古人最直接的导师,这从相当一批蒙古行政术语借用自突厥语,或拥有突厥语的对应词就可以看出。而在借用汉地与中亚的社会精英方面,回鹘人、哈刺契丹人提供了足够的经验。至少在征服的最初阶段,蒙古人还曾刻意将其所继承的“游牧式”国家结构和社会组织整个地覆盖到新征服区域中^②。在华北,为世侯所控制的旧金领下的州郡单元和千户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③。而在俄罗斯,除了诺夫哥罗德地区和东正教会拥有的人户,余下的人口被按万户至十户的顺序组织起来。源自“万户”(tüman)一词的俄语借词“杜马”(tm'a, 复数: t'my),成为基本的行政区划与税收单元^④。从草原制度中负责裁断“盗窃”等民事案件、掌管利益分配的“札鲁忽赤”(Jarjuči)一职演化而来的断事官制度,也成为了派出在外的最高行政长官^⑤。更早一些时候的游牧帝国往往同化于为其所征服的定居社会文化,与此不同的是,这一过程在蒙古帝国发

① 《蒙古社会制度史》,第154、173页。

② H. F. Schurmann, “Mongolian Tributary Practice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56, 19: 3/4, p.305.

③ 温海清:《金元之际的华北地方行政建置:〈元史·地理志〉腹里部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1—186页。

④ George Varnadsky, *The Mongols and Rus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125, 217-218.

⑤ 田村実造:《元朝札鲁忽赤考》,见氏著:《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中册,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71年,第444—463页,四日市康博:《ジャルグチ考:モンゴル帝国の重層的国家構造および分配システムとの関わりから》,《史学杂志》114: 4, 2005, 第1—30页。